

文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孟子卷之三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昔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將之楚。聞孟子在宋先過宋而見孟子。

夫有事於交鄰之行而先

為見賢之舉此可見世子天性之善而入聖有基矣

孟子

知世子之可與言也因與之

道

性善

不曰仁則曰義使之知天所賦人所受一粹然而無惡也而又

恐其無徵不信故

言必稱堯舜

以實之蓋以堯舜雖聖亦不過率所性之渾然至善者充之以造其極耳夫以善言性則知仁義不假外求以堯舜明性善則知聖人可

學而至此孟子勉世子意也然當戰國之時論性者紛紛不一而孟子獨謂性善天下皆駭於堯舜之不可及而孟子獨謂堯舜可為故

世子

不能無疑

自楚反復

見孟子

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

性善堯舜之

言乎

吾所言天之性即道

也道之在人同出於天同具於心不以古今而或殊不以聖凡而有異

一而已矣

道既一則吾又安容有二說乎且非予一人之私言也昔者

成覿謂

齊景公曰

天下之所謂聖賢者人莫不望而震焉以為可畏矣不知

彼

聖賢固丈夫也我

亦

丈夫也吾

未嘗不可為聖賢

何

所歎而

畏彼哉

是成覿有見於吾之道與聖賢之道一也

顏淵曰

舜大聖人也人皆以為不可及矣不知人一而已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

人能奮發

有為者亦若是

矣是顏淵之言有見於吾之道與舜之道一也

公

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嘗有是言矣自我思之吾性中自有文王信乎人皆可以師法

周公豈欺我

哉

是公明儀有見於吾之道與文王之道一也可明古今聖賢亦無二道故其言之合如此世子亦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又何疑而復求他說哉夫人持患志之不立而勢之強弱大小非所論也

今

以地之

滕絕長補短

而計之

將五十里也

苟能發憤自強修身立教以古帝王為法

猶可以

興道致治而

為善國

但思以國小勢弱安於卑近而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為善而身心政事舉失其道而國遂終於不振耳不觀商書說命篇乎

書曰若

藥不瞑眩

而憤

厥疾不能

瘳

知非瞑眩之藥不可以去疾則知非力行之勇不足以善國矣世子其毋自棄而可哉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

性善

道一之說

於宋

常記

於心

而

終不能

忘

居喪

今也不幸至於

當先

大故吾

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之

居喪

事然友之鄰問於孟子

孟子曰

當喪禮既壞之後而世子獨能以此為問

不亦善乎

吾知世子非作意而為之也蓋

親喪固

人心子所自

盡

而無待於勉強者宜世子有所不能已禮必欲問焉以自盡其心

也

夫盡其心者在盡其禮

曾子

有言

曰

人子於

生

也事之

以禮

於也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此子所聞於魯子者也

此今世子諸侯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

其大經之一定而不可易者

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三代共之

無貴賤古今之異世子欲自盡其心亦遵此行之而已

然友反命

世子遂定為三年之

喪

乃禮制久湮習俗難改勝之

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

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志曰喪祭從先祖

斯何謂乎蓋

曰吾有所受之

而非可以意為也其沮之言如此而不知所謂

先君者當論之於周公勝叔之始而非所論於數傳之後所謂從先祖者當遡之於創禮之祖而非所論於壞禮之祖也世子格於其議而

謂然友曰

人必素行足以及服人而後

可以吾他日未嘗學問

不

好馳馬試劍

其見輕於人也明矣

今也

一旦欲行三年之喪而

父兄百官

皆

不我

滿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

不行則無以盡我之心行之又

沮於眾人之議

子為我

再

問孟子

必如何而後可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

世子謂素行未學一旦欲行大事而不足於父兄百官者誠

然也然此但當責之於已而斷然行之

不可以他求者也孔

子嘗

曰君薨

為嗣君者以百官之事悲

聽命於冢宰

在已

歡粥

而不食旨

面

色

深墨

而有威容

即

喪次

位而哭

惟自盡其哀而已而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

若是者何也由嗣君之哀

先之

而發

而

動其良心也

蓋

上有好者下

之觀感而效法

必有甚焉者矣

夫

君子之德

主應

草也

草而

尚之

以

風必偃

由孔子之言觀之世子固在上

則

風也

小人

之德

主應

草也

草而

尚之

以

風必偃

由孔子之言觀之世子固在上

則

風也

小人

之君子也

誠能先盡其哀則父兄

百官起而應之矣

豈待他求哉

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

世子曰

然是

誠在我

於是方其未葬也

五月居

廬

於中門之外以行諒陰之禮

未有命戒

以行不言之禮但見向之

百

官族

不我足者皆翕然稱世子以

可謂曰

知

禮焉蓋近者有以應之矣

及至葬

四方來觀

之

但見世子

顏色之戚

一深墨之容也

哭泣之哀

一即位之時

弔者

咸以其能盡禮而

大悅

服

是遠者有以應之矣

夫世子必行古禮而始之沮於人者卒感乎人可

見世子信道之篤而亦見人心之同

孟子性善義舜之說豈欺我哉

○滕文公

初立為君以禮聘孟子孟子至滕而

問為國

之道蓋有感於滕可為善國之言而有志於圖治也

孟子曰

國以民為

為

民

為

以食為天為國者當以

民事

急為之經畫區處而

不可緩也

幽風七月之

詩云

及此農隙之時

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而葺治之蓋以來春

其復

始播百穀

而不暇為此故也夫以民之自急其事如此而

人君可以為緩而忽之耶夫民事之所以不可緩者何也蓋以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

則有所賴藉而

有恆心

無恆產者

則為所陷溺而

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

已

而陷於罪者必眾夫不制民產而使之陷於罪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欺其不見而

罔民

也

不仁甚矣

馬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

恭

以持已不敢以貴而驕也

儉

恭也則重民事之佐理而

禮

臣接其下矣惟儉也故憫

取於民有

制

矣夫罔民則不得為仁人賢君則不至於罔民二者之間出此入彼不觀陽虎之言乎

陽虎曰

為富為仁無兼務之理入而

為富

則不復能

仁矣

人為仁則不復能

富矣

陽虎之意固在舍仁而求富而求治之玉豈可貪富而害仁哉天理人欲不能並立在審其幾而決之耳則請言制產定

賦之法稽諸三代可酌而行之也

夏后氏

之制民恒產也一夫受田

五十

畝而其取之於民也則計其五畝之入

而貢

馬殷人

之制民恒產也一夫受田

七十

畝而取之於民也則計其七畝之入

而助

周人

之制民恒產也一夫受田

百畝

而其取之於民也鄉遂用貢都鄙用

助而徹

馬名雖有貢助徹之不同

其實

貢者貢五畝之入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助七畝之耕於七十畝之外徹者鄉遂之用貢猶夫夏都鄙之用助猶夫殷要

皆

什

分而取一也

是其於民事也皆知所急而其取民也皆非無制矣原夫命名之義則又有可得而言者彼夫貢者以下貢上其義易知若所謂

徹者

合作其收也計畝均分有通融均一之義蓋言

徹也

謂助者

何哉蓋藉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有借助倚藉之義蓋言

藉也

夫三代田賦之法如此而裁其宜於

今者則惟助為良焉昔

龍子曰

治地

法之

莫善於

助

莫不善於

貢

蓋

者校數歲

豐歉

中以為

取民一定之

常

制

樂歲粒米狼戾

之時

多

取之

於額

而不為虐

則固限於

寡取之

一

凶年

彼所入者僅以償失

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

拘於常數而

取盈焉

是樂歲之寡取民不以為恩而凶年之

多取民不堪命矣夫君者民之父母也

為民父

母使民

以取盈之法

盼盼然

恨視其上

將終歲勤動

之所獲盡輸之於官而

不得以

養其父母

猶且不能足取盈之數

又稱貸

於人不顧重息

而益之

致

使

公私交迎仰事

老者

推轉

死

乎溝壑

之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

貢法之不善一至於此若助

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

取之安有如是之弊哉然則助法之善固勝所當行者矣且夫滕有已行者有未行而不可不行者尤所當急論也從來世祿以養君子井田以養小人乃王政之本而世祿取之公田實與助法相為表裏今

夫世祿

之法

滕固已行之矣

然行世祿而不行助法則無公田之入而所以供世祿者亦隨俗加賦耳是以雖知禮下而取民未免無制也奈何

不因其所已行而併舉其所未行耶且助法不獨行於殷即周人亦用之也

小雅大田之詩云

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

之私

田此周人之詩也然貢法無所謂公田

惟助法為有公田

今以公田之名而見於周人之詩

由此觀之雖周

亦助也

亦助也

夫以我周法制之詳而卒無改於殷人之法亦以助之盡善耳滕何為而不行之乎信能行此助法則不惟可以供世祿將見民有恆產自有恆心而教化可興矣由是設

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謂庠者

養

老之義

也

謂校者

教

民之義

向也

謂序者

射

之義欲習民觀也

也

夏則曰校

殷則曰序

周則曰庠

在

周則曰庠

在

時異而名亦異也至於國

學則

夏殷

三代共之

世異而名不異也鄉學國學之設其名義不無異同如此要其立教之意則

皆所以

講

乎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之

人倫

而俾民知所取則

也

誠使在上者建學立教闡揚

人倫

昭然大

明於上

則在下之

小民

莫不率由於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維而

親成於下

矣夫助法監於商周而民生以厚明倫法乎三代而民性以復此萬世王天下之仁政也以滕之國

小勢弱雖行仁政未必能遂興王業然

有王者

受命

起

欲舉三代教養之政

必來取法

乎滕

是為王者

之

師以及天下

也

然為王者師持就滕之勢言之耳苟以理推之則亦可以基王業焉大雅文王之

詩云周雖舊

為諸侯之

邦而

其命

則維今新以焉蓋

文王

受天命而興王業

之謂也

所以然者以文王能行仁政耳

子

能沮於國勢之微弱取

教養之

力行之

則人心咸悅天命自歸勝之國勢日以改觀文王固以新周之邦子

亦可

以新子之國

雖不能致王於當時獨不

可基王於後世乎文公聞孟子之言遂以井田為必可行乃

使畢戰

主其事而來

問井地

之詳

孟子曰

先王仁天下之

今子之君將行之

井田

仁政選擇

於羣臣之中

而使子

委任可謂重矣

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

畫其溝塗封植之

界始經界不正

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而豪強之人得以兼併侵

而井地不均

矣賦出於田無一定之法而貪暴之官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不平矣

是故暴君

虐之貪

汙吏

欲攘下之利則惡經界之不便於已

必慢其經界

而故廢之若使

經界既正

容賦因田而有定法而多取者不得肆凡

分田

以給小

制祿

以養君子將不勞而均且平矣直

舉者以君子野人皆不可無卑

夫滕壤地

雖

褊小將

有必

為君子

而仕者

人者

焉無君子莫

出政令以

治野人無野人莫

出賦稅以

養君子

不以國小而可相無而分田制祿豈以國小而可偏廢哉今

請

斟酌因地制宜之法郊以外謂之

野

田可井授也則

九一而行助

法一以養君

人也郊以國中田不可井什而取一使之自賦兼行貢法二以養君子凡以養野人也如是則正經界以行分田制祿之法者得矣

而分田制祿之中又有曲盡其思者君子世授也則卿以下至於大士必有主田以奉祭主

田則五十畝焉追遠之費不待分其養廉之需所以濟世祿之所不及也其厚君子餘夫

者則又二十五畝焉是恤幼之費不待分其八口之需所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其厚野人者

受田焉無出於鄉鄉一鄉之田八同井而耕耘收穫合

出一入常相友而不守為望交相助而無患若疾病彼此相扶持而無

如則鄉井之間謠然百姓無不親睦矣至於井田之行制又方一里而畫為井井以

而治地界井區區九畝畝以井分而經畫明其中為公田以為君子八家

皆私百畝以為八家之受舉八家之民同養公田必公田之事既畢然後

敢治私田事夫中公外私既相聯而不渙先所以別野人之異於君子使上得以

相親相睦之中而獨是井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其此特其大略也若夫因潤

又寓正名分之義也詳不可得聞矣吾以前所云云者

澤之

變而通化而裁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肯乎古而亦不泥乎古不拘於今而亦不拂於今

則在者

君與者

子矣

所能盡而亦豈吾力之所能與哉尚其交相勉焉可也

○昔孟子述三代井田之法以告文公而為之分田制祿蓋將見諸施行矣時

有託

為神農之言

以祖邪說

者許行

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乃吾

遠方之人聞君行之

井田之

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居之

文公

以其慕化而來遂

與之

所以處之廛也

其徒

有數十人

之衆

皆衣之

褐

示不安於服之美不以纖勞人也

捆屨織席

賣以為食

示食出於

已之力不以耕勞人也此非特言稱神農實欲以並耕之說告之滕君即一衣一食可以見其微意之所在矣時人有楚儒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

弟辛

亦

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

井地之法古聖人之政也

聞君行聖人之

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夫陳相之所宗本正與荒誕之辭者異矣兄弟偕來與眾咻者異矣出疆而載耒耜與異業異

服者又異矣夫何邪說易以惑世而人情每厭常而喜新故為

陳相

一見

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

於陳良者

而學焉陳相

乃見孟子

稱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

則誠賢君也。雖然，

其惜

未聞

聖人

道也。

所謂

賢者

與民並耕

而

供己

食。

為

饗飨

而治。

民之事不忍勞民以自養此

道之所在不虛其為賢君也。

今也

滕有倉廩

以貯

粟。

食

府庫。

以貯財取民之所耕而

則是屬民

而以自養也。

此許行

之言所

刺在滕君

而所以刺則在孟子

蓋

孟子

聞陳相所適之言欲闢孟耕之說

欲陰壞其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孟子

而先即許子之身所難兼者詰之

曰許子必種

粟而後食乎。

蓋欲攻其所不能為而

曰然。

是徒知其所能為而不意及其所不能為也

然許子之所必資者不止一食而已則許子

之所當為者不止一

種粟而已復詰之曰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相

曰否。

許子衣褐

不

織而衣也而耕之不能兼乎

織其情固已微露矣又問曰

許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

織之與。

曰否。

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

曰害於

耕。

夫以一冠之微而猶以為害於耕則

耕之不能兼乎織其情已畢露矣

曰許子以釜甌爨

以鐵耕乎。

曰

是其不能為者猶其不能自

織也然則許子之所能為者

獨一種粟耳種粟之外雖一衣冠一械器皆不能兼而為之蓋至此而相之說已窮而孟子可以伸其辯

矣於是曉之曰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謂屬民以自養今就子之言觀之農不為陶冶而資其器械似為

然猶衣與冠也曰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是器之不可廢者

屬陶冶矣。然為農者必將曰：我固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屬陶冶。

然陶冶，不為農而享其粟，彼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屬農夫哉？

屬之為言已，非通論矣。

且許子何

不於種粟之暇兼

為陶冶凡其所需之械器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

當必甚何

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

顧亦煩矣而

何許子之不憚煩哉？

曰：百工

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其言蓋不覺自戾，其並耕之說，蓋孟子於是折之曰：爾謂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是矣。

然則人

之治天下

較之百工其事之輕重煩簡相去何如

獨可耕且為與？

夫天下之大，分本有不可言有並者，人有大小，事亦有大小。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各事其事而不容相兼

且

無論大人之不能兼小人也，即凡

一人之身

而其服食器皿之所必需者舉

百工之所為備如

不以有無相通，彼此相濟

自為而後用

之。則既欲為此，又將為彼。

是率天下

之奔走

而路

無時休息也。惟其不能相兼而通以相濟。

故曰：或

勞心或

為小

勞力。勞心者

出政令以

治人，勞力者

聽命令以

治於人，治於

人者

輸貢賦而

食人，治人者

享貢賦以

食於人。

相易而交，相濟焉。

天下

古今

之通義

也。然則治之與耕非惟勢之所難兼蓋亦義之所不必兼者矣試觀古大當堯之時去洪荒

民之害未盡除故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得洪暢

茂。禽獸得草繁植。五穀為草木不登。禽獸逞猛逼人。是於獸蹄鳥

跡之道交。錯於中國。皆洪水之為害也是時堯為大獨勞其憂之。乃舉舜任大人

而敷治焉。舜將使禹治洪水也而草木障蔽禽獸縱橫治水之功未可施也乃先使益掌火。政益烈山澤

所生之草木而焚之。是於禽獸失所憑依而皆逃匿。然後禹得施禹於西疏通九河以分其

濬濟。漂水以會其流而凡水而注諸海。馬於東決汝漢。水排淮水

泗。水以去其壅塞而凡水而注之江。馬水有所歸則不至然後中國民之可得

而粒食也。當是時也。禹受命治八年於外。三過其家。門而

不入。蓋凡為大人者勞心於救民而不暇顧其家如此雖欲從事耕其得乎。乃水土既平而民利未興大人之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由五穀熟而民人育

之官承命

馬而未已也

人之有

秉彝

道也

倘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

不由其道而

近於禽獸

是亦大人未盡之責也

聖人有憂之

而勞心於教焉

使契為司徒

之官

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

此教以人倫之目也而其教之之法則

放勲

命契之詞

曰

民有用力於人倫之道者則

勞之

有趨向於人倫之道者則

來

之

有心背乎人倫之道而邪者則

匡之

有行反乎人倫之道而枉者則

直之

有志弱而不能自立於人倫之道者則

輔之

有氣急而不能自行於人倫之

道者

翼之

凡若此者優游浸漬於其固有之性而

使自得之又

恐其動始而怠終也時

從而振

作如

德

之

夫水土之平未已也而又憂民之無養稼穡之教未已也而又憂民之無教

聖人之

勞心

憂民如此

其勤且垂

而暇事

於耕乎

且夫同一憂也而所憂之大小相懸有萬萬者

堯

何以為已憂

以不得舜為已憂

也蓋不得舜誰與

命官而敷治自一

得舜而堯之憂

舜且代之憂矣

已憂

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

也蓋不得禹皋陶孰與治水土而躬五教目一得禹皋陶

而舜體堯之憂以為憂禹皋陶又體舜之憂以為憂矣大人之勞心固若是若

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

不過農

夫

勞力者

也

而願以之責堯舜乎哉夫堯舜之憂在於得人心誠以得人之所係為甚大也彼夫

分人以財

非不解推也然

謂之惠

而教人以善

非不諄切也然

謂之忠

而已天下至大兆民至廣安得人人而分之而教之所及有限而難久謂之仁則未也惟天愛天下之不治而

為天下得人

以代

者

如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畢陶則不必分人以財而思之所及者廣大不必教人以善而化之所及者無窮斯則

謂之

仁

焉夫仁天下之功大矣而所係在於得人則得人豈易言哉

是故以天下與人

人以為難矣而自不貪以自私者出之猶易也惟

為天下得人

則必審之至當選之至公一或不慎生民之禍烈矣是誠難也

觀堯舜之所憂在此可曉然

孔子之

堯舜也

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由孔子之所稱觀之

可堯舜之治天下

一則法天為治而德業之湯湯一則忘於天下而事功之巍巍

豈無所用其心

而可坐致

哉

但當其時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遂之民行未興思得人以興之此皆其用心之所在也

亦不

耳

夫堯舜治天下之準也而不用心於耕則賢君之道豈必與民並耕哉許子之說多見其妄也然創為邪說者許行也而悖正道以入於邪者非子乎夫中夏乃聖人禮義之教而夷狄則棄禮義而異

於中國者也

吾聞用

中夏之教

夏

以

變夷

狄之有

者

未聞中夏之變於夷人者

也師

陳良

本

楚產也

乃

悅周公仲尼之道

謂得統於堯舜

北學於

中國

於凡二聖之制作創述皆心領而受之即

北方之學者

素服周孔之教不過與之等倫

未能或之先也

彼

生於楚而自拔於楚真

所謂豪傑之士也

其用夏變夷如此故可師之以終身矣今

子之兄弟事

之數十年

聞周孔之正通不為不久矣顓

師死

未幾

而遂倍之

盡棄其學以從異端之許行非所謂變於夷者耶爾不聞孔門之所

以尊其師者乎

昔者孔子沒

門人相與心喪三年

三年之外

門人

各治其

任將歸

入揖於子貢

別以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門人之追慕其師如此

子貢

猶不忍即去

反

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子貢追慕其師之深又如此

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

思慕聖人想見其音容

以有若

言行氣象有

似聖人欲以所事

孔子

禮事之以寄其思慕之情

彊曾子

與之同事

曾子曰

事師必以其倫尊師非求其似以事夫子者事有若

不

可

也夫凡水皆可濯物而言濯之至潔者必歸之江漢吾夫子道德純粹一疵不存明著之極其殆如

江漢以濯之

者乎凡日皆可以暴而言暴之至乾者必歸之

秋陽吾夫子道德明瑩萬象俱新光輝之極其殆如

秋陽以暴之

然則皜皜乎

至潔至白

不可

有而之尚

已

而乃求之於彷彿形似之間烏乎可

是曾子篤信其師不以似代真者又如此夫似且不可以代真則相背者更無論矣

今也

許行南蠻駭舌